

## 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中之人物略探（一）

釋長慈

福嚴佛學院講師

### 摘要

此一研究嘗試從故事人物之名字的安立，略知其人格特質及隱藏在常啼菩薩求法故事背後的文本發展過程。故事中尚出見一些配角性人物，從人物名稱之語言上的分析及從敘事學或神話學的角度來了解這些人物，能讓這一求法故事呈現出多元的理解視角。本文首先探討此一故事之主人翁——常啼菩薩。從上述不同視角的探討中，能看出大乘佛教對「啼哭」之詮釋注入了正面的元素。

**關鍵詞：**常啼、般若波羅蜜、佛教敘事體文獻

## 一、前言

常啼 (Sadāprarudita) 菩薩之求法故事見於現存之小品系及大品系等之部分的《般若經》<sup>1</sup>中 (參見「附錄」)，故事中敘述主人翁常啼菩薩為求得般若波羅蜜多的教導，不惜自己的身命，歷經許多艱辛的磨難，最後見到法上 (Dharmodgata) 菩薩，並從法上菩薩習得珍貴之般若波羅蜜多的教導。故事中的兩位主要人物為常啼菩薩及法上菩薩，從名字的安立，得略知其人格之特質或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然再進一步去分析不同譯本對此菩薩名稱之翻譯，卻發現了隱藏在故事背後的文本發展過程。此外，故事中尚出見一些配角性人物，從人物名稱之語言上的分析及從敘事學與神話學的角度來了解這些人物，讓這一求法故事呈現出多元的理解視角。本篇論文將從上述的不同視角，首先略探故事中之主人翁——常啼菩薩。

---

<sup>1</sup> 被保存於諸《般若經》中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主要有二種版本：「版本一」及「版本二」。「版本一」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見於《道行般若經》及《大度經》；「版本二」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見於其他含此求法故事之諸《般若經》中。關於這二種版本之間的差異及彼此之文本譜系關係，參見：Changtzu. 2012. “The Story of Sadāprarudita in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m.” In Peter Skilling and Justin McDaniel eds., *Buddhist Narrative in Asia and Beyond: In Honour of HRH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n her Fifty-Fifth Birth Anniversary* (vol. 2), 1–28.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這些含有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之諸《般若經》尚有其他現存之平行本 (parallels)，但這些現存之平行本並不合此一求法故事。有些因為是殘本的緣故，因此不見有此故事，但不能確定此一故事是否存於這些平行本的全本。屬於這類情況之《般若經》有《摩訶般若鈔經》(T 8 no. 226) 及《光讚經》(T 8 no. 222)。另外一類之平行本則是全本，但並不包含此常啼菩薩求法故事。這些平行本之《般若經》包括《大般若經》(第二會)、《大般若經》(第三會)；《大般若經》(第四會)、《大般若經》(第五會)；梵本《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多》(*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梵本《十萬般若波羅蜜多》(*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藏譯本《十萬般若波羅蜜多》(Peking ed. No. 740)；及收錄於「論著譯典」部(丹珠爾部，藏語“*bstan ’gyur*”意為「翻譯之論典」)之藏譯本《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多》(Peking ed. No. 5188)；關於藏譯本「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多」，另外尚有一譯本收錄在「佛敕譯典」部(甘珠爾部，藏語“*bka’ ’gyur*”意為「佛語之譯典」)，相當於漢譯大藏經中之「經藏」，Peking ed. No. 731，此譯本含常啼菩薩求法故事，共分三個章節，其章節之安排不同於其他版本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何以這些平行本之《般若經》不合此常啼菩薩求法故事？這似乎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筆者將另文探討此一課題。

## 二、關於「常啼」一名所蘊涵之意義

### （一）《阿含經》中關於「啼哭」之觀點 ——以《雜阿含經》之經文為例

常啼菩薩為此求法故事的主人翁，特別是在故事的前半部分。此菩薩的名字「常啼」，其字面上之意思為「經『常』哭『啼』」之意。在漢譯佛典中，此菩薩名被音譯為「薩波輪<sup>2</sup>」，「薩陀波淪<sup>3</sup>」，「薩陀波倫<sup>4</sup>」或「薩陀波崙<sup>5</sup>」。「常啼」（*sadā-prarudita*）一語，特別是「啼」字，從早期佛教的觀點來說是帶有負面涵義的。如《雜阿含經》中云：

愚癡無聞凡夫於此身生諸受，苦痛逼迫，或惱、或死，憂悲稱怨，啼哭號呼，心亂發狂，長淪沒溺<sup>6</sup>，無止息處。多聞聖弟子於身生諸受，苦痛逼迫，或惱、或死，不生憂悲、啼哭號呼、心生狂亂，不淪生死，得止息處。<sup>7</sup>

與此經相當之巴利相應部經典的內容如下：

*assutavā bhikkhave puthujjano sārīrikāya dukkhāya vedanāya phutṭho samāno socati kilamati paridevati urattāḷiṃ kandati sammohaṃ āpajjati. ... sutavā ca kho bhikkhave ariyasāvako sārīrikāya dukkhāya vedanāya phutṭho samāno na socati na kilamati no paridevati na urattāḷīkandati na sammohaṃ āpajjati (SN IV 206 [36.4]).*

<sup>2</sup> 此音譯形式可見於 T 17 no. 760 p. 608b12。本文中，關於大正藏之出處，將依此格式標示。T 17 代表大正藏第十七冊，no. 760 代表經號為 760，p. 608 代表頁碼為 608，b12 代表中欄第十二行。

<sup>3</sup> 此音譯形式可見於 T 14 no. 441 p. 275b27。

<sup>4</sup> 此音譯形式可見於 T 8 no. 224 p. 470c21。

<sup>5</sup> 此音譯形式可見於 T 8 no. 227 p. 580a24。

<sup>6</sup> 溺=漏【宋】。T 2 no. 99 p. 119d 註 8。

<sup>7</sup> T 2 no. 99 p. 119c12-16。

諸比丘啊！當一位無聞凡夫為身體上的苦受所觸時，他會哀傷、悲痛、哭啼、捶胸、變得心煩意亂。……諸比丘啊！然而一位多聞聖弟子，當其為身體上的苦受所觸時，並不會哀傷、悲痛、哭啼、捶胸、變得心煩意亂。<sup>8</sup>

從上述之例子來看，「哭啼」這類的語詞是凡夫與煩惱相應的相貌，為負面情緒、軟弱無力的一種表現。

## （二）從敘事學的角度看常啼菩薩之「啼哭」

Lewis Lancaster (1974b: 83–90) 從敘事學的角度提出他個人對常啼菩薩一次又一次之啼哭的背後涵義。Lancaster 指出，在《道行般若經》及《大明度經》中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的第一部分——菩薩求法旅程的先前準備 (preparation of the Bodhisattva for the journey) 有四次的「啼哭」，這四次的「啼哭」提供了一個獲得啟示的結構 (structure for revelations)，讓常啼菩薩得以獲得四次不同的求法指示，使令得以依著指示達成他欲求得「般若波羅蜜多」之目的。他認為，在故事的這一部分，藉由「懷疑」、「問題」、「啼哭」及「啟示」的交替鋪陳，讓故事變得有張力。以下是前四次啟示及啼哭事件之概述。

在故事的一開始，常啼菩薩聽到一位身分不明之天人的聲音，指示他應求大法，但索求不得，於是有了第一次的「啼哭」。在這之後，他在夢中從忉利天人得到第二個啟示，得知是世有佛，名曇無竭阿祝竭羅，但久遠前已入般涅槃。就在他聽到佛名的同時，他便從夢中醒來。之後他便前往深山無人之處過著寡欲的修道生活，期望能得到天人所提示的大法。然而，他乃一無所獲，於是有了第二次「啼哭」。在啼哭之時，虛空中出現了聲音，告知他所求之大法名為「般若波羅蜜」。這一次，常啼菩薩能夠進一步地與之對話，並詢問虛空之聲：「當何因緣得般若波羅蜜？當到何方求索？當何等方便得之？」<sup>9</sup>虛空之聲於是指示常啼菩薩向東前去求取「般若波羅蜜」。依

<sup>8</sup> 此中文翻譯為筆者依巴利語經典之內容所譯。此經之英文翻譯，可參見 Bodhi 2000: 1262。

<sup>9</sup> T 8 no. 224 p. 471a22–23。

著虛空之聲的指示，常啼菩薩隨即動身東行，但沒多久便生起疑問：「應東行多遠才能求得『般若波羅蜜』？」就在這一疑問生起的同時，他有了第三次的「啼哭」。此時，空中出現了化佛，並給與常啼菩薩關於「經法」的教導。在給與關於「經法」的教導之後，空中化佛進一步告訴他東行二萬里，彼處有一城國名犍陀越（Gandhavatī）<sup>10</sup>，城國中有一名為曇無竭（Dharmodgata）的菩薩在那裡教導「般若波羅蜜」。在聽完化佛的教示之後，常啼菩薩進入了三昧的境界。在三昧中，他見到了十方諸佛。不久，常啼菩薩離開了三昧的狀態，不見諸佛，心中念言：「諸佛本從何所來？去至何所？」<sup>11</sup>在思索疑問之時，常啼菩薩有了第四次的「啼哭」。這一次，並非由另一個啟示來使令常啼菩薩停止哭啼，而是常啼菩薩自身想到應東行前往犍陀越見曇無竭菩薩求取「般若波羅蜜」的教導。於是，常啼菩薩便動身向東前行，展開求法之旅。

Lancaster 認為，在上述四次「啼哭」及獲得「啟示」之事件的鋪陳中，顯示了常啼菩薩之發展中的覺悟（developing awareness）。第一次所獲得的啟示是常啼菩薩在夢中所聽到的聲音。由於常啼菩薩是處在無意識的（unconscious）狀態，他並無法作出任何的回應。第二次的經歷同樣是在睡夢中，一位天人出現在他的夢中，給了他第二個啟示。這二次的夢境，深深地影響了常啼菩薩，並引導他趣向在寂靜處禪思的生活。如此的修練生活，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聽到一個不俱形象之虛空之聲的教示，隨後是一個俱形的化佛給與他教導。這其中，常啼菩薩能主動地參與啟示的傳遞過程並能與虛空之聲及化佛作對話。在化佛給了他教導之後，常啼菩薩成就了深澈的三昧境界，在此境界中他見到了十方諸佛。在此過後的啼哭，常啼菩薩便不再需要另一個啟示來止息他的悲傷，因為他已能自覺地想起化佛所給他的教示，應向東前去求取「般若波羅蜜」。Lancaster 最後對這段情節下了一

<sup>10</sup>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靜志（2010: 760; 2011: xii-xiii）認為支婁迦讖之翻譯所依據的底本可能是以犍陀羅語寫成的佛經寫本。他指出，在還原譯本中之音譯詞時看到拼寫形式上之音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只發生在犍陀羅語，不見於在同時期之其他印度方言之中。雖然支婁迦讖所譯之《道行般若經》的底本語言可是犍陀羅語，此論文中的原語重構將提供標準梵語之拼寫形式，因為至目前為止許多犍陀羅語之詞彙仍是未知的，並且犍陀語的拼字法很不一致，這些都將使令原語重構產生更多的問題。更多關於支婁迦讖與犍陀羅語寫本之間的關係之說明，參見 Falk 2011: 20-23; Falk and Karashima 2012: 19-21。

<sup>11</sup> T 8 no. 224 p. 472a27-28。

個結論，他認為在這段故事的鋪陳中，看到了常啼菩薩在體悟法之過程中的成長。這樣的一種覺悟的增長是透過專注心的修練及聽聞佛之教導而達成。

以上簡要介紹了 Lancaster 從敘事學的角度提出他個人對常啼菩薩求法過程中前四次啼哭事件之背後蘊義的詮釋。順著 Lancaster 的觀察，筆者亦提出下列幾點作為呼應。前四次的啟示與啼哭事件中，故事的發展過程主要包含四個要素：「啟示」、「嘗試」、「挫折」（或「疑問」）、「啼哭」。從「啟示」的角度來看，「啟示」的內容一次比一次多，內容一次比一次深奧，這或可理解為菩薩在智慧方面一次又一次的提昇。而從每次「啼哭」的程度來看，其文字敘述是「甚大愁憂啼哭」<sup>12</sup>或「啼哭愁憂不可言」<sup>13</sup>、「大啼哭」<sup>14</sup>、「大啼哭」<sup>15</sup>、「舉聲大哭」<sup>16</sup>，就字面上的描述來看，除了第一次「甚大愁憂啼哭」或「啼哭愁憂不可言」有著較大的悲傷程度外，其他三者的悲傷程度似乎相當。如果「啼哭」代表菩薩的「悲心」程度，<sup>17</sup>在四次的啟示與啼哭事件中，似未見「悲心」特質有漸次增長的暗示。從上述之觀察中，「智慧」與「慈悲」之不對稱的發展，似乎透露了常啼菩薩求法故事的核心價值在於「智慧」。這也符合此一求法故事被編入以「智慧」為題之《般若波羅蜜經》的事實。

### （三）從「常啼」一名之由來探求「哭啼」背後之涵義

一般來說，菩薩的名字多數是帶正面意涵的，如彌勒（Maitreya，巴利語為 Metteyya）菩薩，其名字「彌勒」為「慈愛」之意。為何常啼菩薩會被稱為具負面意涵的「常啼」呢？依據《道行般若經》及《大明度經》的敘述，此「常啼」之名為忉利天人所給。根據支婁迦讖所譯之《道行般若經》所述，某一天這位菩薩夢見一位天人指示他：「汝當求索大法！」<sup>18</sup>夢醒之後他便開始尋求大法，但種種困難接踵而至。在他所在之處，無處有佛及佛

<sup>12</sup> T 8 no. 224 p. 471a2。

<sup>13</sup> T 8 no. 224 p. 471a4。

<sup>14</sup> T 8 no. 224 p. 471a14。

<sup>15</sup> T 8 no. 224 p. 471b15。

<sup>16</sup> T 8 no. 224 p. 472a28。

<sup>17</sup> 關於將「啼哭」理解為菩薩的悲心，參見下一小節「（三）從「常啼」一名之由來探求「哭啼」背後之涵義」。

<sup>18</sup> 參見 T 8 no. 224 p. 470c28。另參見 T 8 no. 225 p. 503c25–26。

的教法，乃至菩薩所行之法亦不可得見。於是天天以淚洗面，日日哭啼。某個時候，忉利天人來到人間，見這位菩薩天天哭得如此傷心，便在他的親友中給與這位菩薩「常啼」之名。<sup>19</sup>由上述之內容來看，此菩薩的啼哭或可視為尚有「順道法愛」<sup>20</sup>的一種表現。

在《大智度論》中，有一段關於「常啼」一名之由來的問答，《論》中問了如下之問題：「何以名『薩陀波崙』（『薩陀』，秦言常；『波論』<sup>21</sup>名啼）<sup>22</sup>？為是父母與作名字？是因緣得名字？」此一問題中，提示了二類的答案，一類是父母給了這位菩薩「常啼」這樣的名字，一類是因為某種因緣而被稱為「常啼」。關於名為「常啼」原因，《大智度論》提供三個不同的說法。每個說法的開頭都是「有人言」，此暗示了這些說法可能來自其他注釋家的意見或者是當時流傳在佛教界的一些說法，《大智度論》論主只是羅列種種異說於此。第一種說法提到，這位菩薩在小的時候很愛哭，因此被給予「常啼」這個名字。<sup>23</sup>此一說法似乎暗示了「常啼」一名為父母所給。第二種說法提及此菩薩有大悲心，看到眾生在惡世中受到貧窮、老病等苦迫，便為之悲傷哭泣。以是之故，眾人稱呼他為「常啼」。<sup>24</sup>此中之「眾人」，應是指那些認識他或知道他具有大悲心之特質的人。第三個說法與故事中的情節有關，提到此菩薩為了求得無上菩提，遠離人群，至空閑之處，勤求佛道。在空閑林中，因為過去生的因緣及精進心之故，聞空中之聲，教令東行求法。由於忘了問空中之聲關於東行求法之相關細節，<sup>25</sup>無法繼續求法之行，想要再問也問不到答案，因為空中之聲在他想進一步詢問相關細節之前便消失了。於是之故，他愁嘆啼哭了七天七夜，天、龍、鬼神見此，便給了這位菩薩「常啼」之名，並以此名字作為對他的稱呼。<sup>26</sup>由《大智度論》關於

<sup>19</sup> 參見 T 8 no. 224 pp. 470c24–471a8; T 8 no. 225 pp. 503c23–504a4。然而，關於常啼菩薩其名字由來的內容並不見於收錄於其他般若經中的常啼菩薩求法故事。

<sup>20</sup> 關於「順道法愛」，可參閱 T 8 no. 223 p. 233b3–22。

<sup>21</sup> 論 = 崙【宮】【麗-CB】【CB】。T 25 no. 1509 p. 732d 註 6。

<sup>22</sup> （薩陀秦言常波論名啼）夾註 = （薩陀秦言常論名啼）本文【宋】【元】【明】【聖】，〔波〕－【宮】【石】。T 25 no. 1509 p. 732d 註 5。

<sup>23</sup> 「有人言：以其小時喜啼，故名『常啼』。」T 25 no. 1509 p. 732a13–14。

<sup>24</sup> 「有人言：此菩薩行大悲，心柔軟故，見眾生在惡世，貧窮、老病、憂苦，為之悲泣。是故，眾人號為『薩陀波崙』。」T 25 no. 1509 p. 732a14–17。

<sup>25</sup> 《大智度論》此處之說明，明顯為援引經文之內容，然轉述之文句極為簡要，筆者於此依經文之內容略為補充，使令文意能清楚完整。

<sup>26</sup> 「有人言：是菩薩求佛道故，遠離人眾，在空閑處，求心遠離，一心思惟籌量，勤

「常啼」一名之由來的三說中，有二說提及了他之所以經常哭啼是由於具大悲心的人格特質所致。換句話說，哭啼在大乘的教法中，有了正面的涵義，即大悲心之某種面向之展現。此與「啼哭」在早期佛典中只有負面涵義相較，可以看出大乘佛法在對事物之詮釋的角度有了更寬廣的視野。<sup>27</sup>

### 三、關於「常啼」之由來在 《道行般若經》與《大智度論》之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大智度論》關於「常啼」一名由來的說明中，第三個答案與《道行般若經》和《大明度經》中說明「常啼」一名由來的內容某種程度上頗為相似。以《道行般若經》為例，經中提到帝釋天人看到這位菩薩因為求大法無所獲而啼哭哀傷不已，因而在大眾中給了這位菩薩「常啼」一名。<sup>28</sup>《大智度論》與《道行般若經》關於「常啼」一名由來的敘述中，一致地提到是天人給了這位菩薩「常啼」一名，因此這位菩薩就被稱為「常啼」菩薩。如此的相似性，當然可能只是巧合；但另外一種可能的情況是，某種程度上似乎暗示了《大智度論》論主可能聽說過《道行般若經》這一版本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的某些片斷。除了上述的相似處外，二者尚有幾個相似之處，相似處之比對如下列之表（一）所示：

---

求佛道。時世無佛，是菩薩世世行慈悲心，以小因緣故，生無佛世。是人悲心於眾生，欲精進不失，是故在空閑林中。是人以先世福德因緣，及今世一心、大欲、大精進，以是二因緣故，聞空中教聲，不久便滅。即復心念：『我云何不問？』以是因緣故，憂愁啼哭，七日七夜；因是故，天、龍、鬼神號曰『常啼』。」T 25 no. 1509 p. 732a17–25。

<sup>27</sup>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似乎可以說，「啼哭」在大乘佛法中被賦與正面意義，是一種悲心的展現。另外一個例子可見於西藏佛教的傳說中。在西藏佛教的信仰之中，名為「度母」（Tārā）之天女被認為是「慈悲之母（Mother of Mercy）」，「慈悲之天女」（Goddess of Compassion）「解脫之母」（mother of liberation）及「拯救者」（one who saves）。傳說他是從蓮花所生出，而此蓮花生長於由觀自在菩薩（Bodhisattva Avalokiteśvar）之淚水所形成之湖泊。此中，菩薩之淚水是為了悲愍世間之苦難而流（參見 Moir-Bussy 2010: 900）。

<sup>28</sup> 參見 T 8 no. 224 pp. 470c24–471a8; T 8 no. 225 pp. 503c23–504a4。

表（一）《道行般若經》與《大智度論》相似之故事情節比對

《道行般若經》	《大智度論》
……菩薩……世世作功德。 (T 8 no. 224 p. 470c25–27)	……是菩薩世世行慈悲心。 (T 25 no. 1509 p. 732a19)。
是時世有佛名曇無竭阿祝竭羅佛般泥洹以來甚久。(T 8 no. 224 p. 471a8–9)	時世無佛。 (T 25 no. 1509 p. 732a19)
……即棄捐家入深山中無人之處。 (T 8 no. 224 p. 471a13–14)	……遠離人眾在空閑處。 (T 25 no. 1509 p. 732a17–18)

由上述之比對，雖然無法肯定《大智度論》中關於常啼菩薩之「常啼」一名由來的第三說是否與《道行般若經》之相當的情節有關，然二者有諸多相似之處，不由得令人覺得二者之間有關連性。或許可以這麼說，第三說的提供者可能聽說過《道行般若經》這一版本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的某些片斷，特別是二者有相似之部分。此一推論之可能性，並非完全不可能。

#### 四、與「常啼」迥異之不同譯名的探討

##### （一）關於《大明度經》之「普慈」

在佛典不同版本之比較研究中，關於某一翻譯語詞之詮釋，當同時比較漢譯本與藏譯時，有時會有一些令我們驚奇的發現。當我們對此菩薩之名 *Sadāprarudita* 的不同翻譯作比對時，即是一個例子。在藏譯本中，*Sadāprarudita* 一語在各個版本中被譯為 *rtag-par rab-tu ngu-ba*<sup>29</sup>或 *rtag-tu-ngu*<sup>30</sup>，其意為「常啼」。可以說，諸藏譯本之譯者對 *Sadāprarudita* 一名的理解完全一致。另一方面，當對此一故事之不同漢譯版本作比較時，我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反差現象。在此故事之漢譯諸版本中，*Sadāprarudita* 一名被譯「常啼」的情況占大多數，<sup>31</sup>而與此相當的，在《六度集經》中此菩薩名為「常悲」

<sup>29</sup> 舉例來說，此藏文翻譯可見於藏譯《二萬五千頌般若波羅蜜》，*sh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stong-phrag-nyi-shu-nga-pa*，Peking ed. No. 731: di: 254b.6。

<sup>30</sup> 舉例來說，此藏文翻譯可見於藏譯《八千般頌若波羅蜜》，*'phags-pa sh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brgyad-stong-pa*，Peking ed. No. 734: mi: 283b.4。

<sup>31</sup> 舉例來說，此翻譯可見於 T 6 no. 220 p. 1059a15; T 8 no. 223 p. 416a23; T 8 no. 228 p. 668a20; T 25 no. 1509 p. 732a14。

<sup>32</sup>。基本上「常啼」與「常悲」皆與 *Sadāprarudita* 的涵義相當。此外，在此故事之某一漢譯版本中，此菩薩之名被譯為「普慈」。<sup>33</sup>這樣的譯名見於漢譯之《大明度經》，依現存之經錄所載，《大明度經》被認為是支謙的譯作。此一獨特的譯名「普慈」，從語意的角度來看，完全無法與 *Sadāprarudita* 之梵文涵義相連結。如此獨特之翻譯，是否是因為支謙譯本的底本用字與現存梵本所見 *Sadāprarudita* 一語不同？關於《大明度經》之譯者，新近之研究有了與古代經錄不大相同的結論。*Jan Nattier* (2008a: 136–137) 指出此經有二部分，根據譯語的分析，這二部分應是不同譯者之作。她認為此經的第一品不大可能是支謙的譯作，第二品以下的內容則應是支謙所翻譯。<sup>34</sup>此求法故

---

<sup>32</sup> T 3 no. 152 p. 43a13.

<sup>33</sup> T 8 no. 225 p. 503c17.

<sup>34</sup> 關於《大明度經》的譯者，自古代經錄的記載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支謙，然而 *Jan Nattier* (2008b: 295–337) 提出可靠的修正意見，認為現存之《大明度經》只有第 2–30 品才是支謙所譯。以下是筆者對此文的概述。文中，首先提到 *Lewis Lancaster* (1969: 246–257) 對於《大明度經》之譯者的主張。*Lewis Lancaster* 認為，實際上《大明度經》並非支謙的譯作，並且他進一步提出，此經真正譯者是漢代的譯經師——安玄。更精確地說，他認為第 2–27 品的譯者應是安玄，而關於字裡行間夾有註釋文字之第 1 品，這部分是出於他人之手。*Jan Nattier* 不認同這樣的看法，其反對的三個理由，在其文中歸納如下：(1) 安玄沒有翻譯過任何一種般若經典；(2) 《大明度經》同一個字在第 2–30 品有不同譯法，而安玄所譯的《法鏡經》中，翻譯策略是前後一致的；(3) 《大明度經》之第 2–30 品中有大量的音譯詞，但《法鏡經》基本上沒有這樣的情形，只有一些是前人翻譯已用的音譯詞是例外。*Jan Nattier* 的文章中亦修正日本學者勝崎裕彥的看法。勝崎裕彥認為《大明度經》是非常「支謙化」的譯作，因為支謙的風格是重意譯的方式，而該經有大量的意譯。*Jan Nattier* 指出，勝崎裕彥和大多數傳統的東方學者一樣，將此經之 30 品視為一體，而沒有發現第 1 品與後面 29 品有著譯風上的不同。文中 *Jan Nattier* 比較了第 1 品與後面第 2–30 品的語詞翻譯、代名詞與疑問詞的用法等，確認第 1 品與第 2–30 品不是同一人的翻譯，而原本的第 1 品可能已經佚失了。關於 *Jan Nattier* 所提出之比對的研究方法，歸納如下：(1) 考察《大明度經》第 1 品與第 2–30 品分別和支婁迦讖所譯《道行般若經》之間的關係；(2) 對《大明度經》本身進行第 1 品與第 2–30 品的翻譯風格；(3) 對《大明度經》與支謙之其他譯作進行比較。經過上述之考察，她得出第 2–30 品應該是支謙所譯的結論。支持此一結論的理由有：(1) 這部分的翻譯大多數是意譯；(2) 翻譯的語詞，如「能儒」（支謙對 *Sākyamuni* 的翻譯）只出現在支謙的譯著或其他譯者引用支謙所譯之文句中；(3) 關於對八部眾之名稱的譯法，支謙的翻譯極為特殊，而這些特殊的譯法與確認為支謙所譯之《私呵味經》的翻譯方式是一致的。關於第 1 品的譯者身分，*Jan Nattier* 推論康僧會是最有可能的人選，或者說是康僧會所主導之譯經團體的譯作。然而在文中，*Jan Nattier* 也坦誠地指出第 1 品中有些翻譯的語詞並沒有出現在康僧會其他的翻譯作品。儘管 *Jan Natter* 認為現存之《大明度經》的第 1 品很可能出自康僧會所主導之譯經團體的譯作，在結論中，*Jan Nattier* 提出，就目前所能收集

事在《大度經》中分布於第二十九品及第三十品，依 Jan Nattier 的研究，應是支謙所譯。此處，我們並無法肯定支謙譯為「普慈」之處其底本是否為梵語以外的其他印度語系的語言（Indic languages）並且用字是不同於“sadāprarudita”。儘管如此，可靠的研究結果顯示，支謙被認為是一位積極重譯支婁迦讖所譯之作品的一位譯者。<sup>35</sup>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普慈」是支謙根據支婁迦讖對此菩薩名所作的音譯「薩陀波倫」（Sadāprarudita）而作的翻譯。雖然「普慈」一名與“sadāprarudita”的原意差距甚大，但這也許是因為支謙覺得「啼哭」一語在當時所處的環境中是相當負面的，這樣一個負面的語詞並不適合用來作為一位被讚譽是眾生榜樣之菩薩的名字。因此，在翻譯這位菩薩之名時，支謙可能是依據這位菩薩的人格特質，將其名譯為「普慈」。這樣的一種猜測並非完全不可能，並且某種程度上得到《大智度論》的支持。在先前的討論中提到，《大智度論》關於「常啼」一名由來的說明中，第二個答案提及此菩薩之哭啼與其具大悲心之特質有關，此菩薩之哭啼皆因看到眾生之苦難而流下慈悲憐憫之淚。<sup>36</sup>因此，當支謙在翻譯此菩薩之名時，可能是基於他對此菩薩之了解而將其名譯為「普慈」。這樣的可能性，我們並無法完全排除。

## （二）關於《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之「常歡喜」

除了「普慈」這一特殊翻譯之外，另外一個特別的翻譯為「常歡喜」。此一譯名見於法賢（Dharmabhadra）所譯之《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

到的相關文獻來看，最謹慎的方式是，將現存之《大度經》的第 1 品歸為「作者不詳」之典籍（an “anonymous” text）。

<sup>35</sup> 參見 Nattier 2008a: 137。此外，Erich Zürcher（1959: 50）亦指出，支謙所翻譯之經典，主要是重新翻之作，而這些重譯典籍其來源與支婁迦讖所譯之佛典相同。雖然上述之可靠研究結論皆認為支謙的譯作主要是重譯支婁迦讖所譯過的經典，但我們並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支謙的翻譯只是單純地依據支婁迦讖之譯文進行改譯而無有其他印度語系之底本作為參考依據。在此要特別感謝 Jan Nattier 教授提示筆者關於她對於此一課題之深度考察的一些發現。在她的考察中，當比對支婁迦讖與支謙之相同經典的翻譯時，有些地方出現程度上頗大之差異，這可能暗示了支謙在重譯支婁迦讖所譯過之經典時，手邊可能有其他印度語系語言之相同的佛典。換言之，支謙在重譯支婁迦讖所譯之經典時，某些地方並沒有依著支婁迦讖的譯文，而採用手邊其他底本的用字或文句。

<sup>36</sup> 關於詳細之內容，參見 T 25 no. 1509 p. 732a14–17。

(T 8 no. 229)。根據經錄，此經之翻譯年代為淳化二年（991CE）。<sup>37</sup>與此相當之梵語佛典，現存有《般若波羅蜜寶功德集偈》（*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依 Conze（1952: 251）的描述，此經是用所謂的「佛教梵語」（Buddhist Sanskrit）或是「佛教混合梵語」（Buddhist Hybrid Sanskrit）<sup>38</sup>所寫成的經典。<sup>39</sup>此一譯名「常歡喜」，其意思很明顯地與“*sadāprarudita*”（意為「常哭啼」）的意思相反。先前提及，現存有與《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相當的梵本《般若波羅蜜寶功德集偈》（*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因此查看與「常歡喜」相對應的用字，應可提供一些線索。依據湯山明（Yuyama Akira）的精校本，與「常歡喜」相對應的字為“*sadāprarudita*”<sup>40</sup>，意為「常哭啼」。這是否意味著法賢在此錯解“*sadāprarudita*”一字而譯為「常歡喜」？季羨林（1995: 215–216）及宗玉燉（2009: 42–44）都指出，現存之梵本《般若波羅蜜寶功德集偈》（*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至少有兩個寫本傳世，而宗玉燉更進一步認為法賢譯本的底本可能與現存的兩個寫本不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並無法確定法賢譯本中之「常歡喜」其底本用字為何。假設法賢的翻譯是正確的，則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常歡喜」一名其底本用字並非“*Sadāprarudita*”，而是與此字拼寫形式類似的另外一個字，若以梵文的形式呈現，則可能是“*Sadāpramada*”或“*Sadāpramudita*”，<sup>41</sup>二者的意思皆為「常歡

<sup>37</sup> 參見《大中祥符法寶錄》卷 8，《金版大藏經》冊 111，p. 773a6–7。

<sup>38</sup> 「佛教混合梵語」（Buddhist Hybrid Sanskrit）是一種使用於佛教文獻，介於俗語（Prakrit）與標準梵語（Standard Sanskrit）之間的一種語言。其語言特徵，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大概地說，主要流派有二，一為以 Franklin Edgerton 為代表性人物，另一為 Heinrich Lüders（他的追隨者——季羨林是這派主張的健將）。關於兩大流派的爭論點，可參考：季羨林。1995。〈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兼評美國梵文學者弗蘭克林·愛哲頓的方法論〉。收錄於《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pp. 91–124。關於「佛教混合梵語」，Franklin Edgerton 提出有三大類，代表性之典籍依次為 *Mahāvastu*、*Udānavarga* 及 *Divyāvadāna*。對於這三類的分法，Brough（1954: 367）及 Ruegg（2000: 299–304）均提出了評論。有興趣之讀者可參閱上述二位學者的文章。

<sup>39</sup> 另參見湯山明（Yuyama Akira）1976: xx；季羨林 1995: 214。

<sup>40</sup> 參見湯山明（Yuyama Akira）1976: 122。

<sup>41</sup> 雖然《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現存有以混合梵語所寫成的平行本，在重構底本用字時，筆者僅提供標準梵語的拼寫形式，因為至目前為止，許多混合梵語的語意尚不清楚，再加上其拼字法（orthography）並不一致，這將導致重構出現更多的問題。

喜」。另外一種可能的清況是，法賢譯本中「常歡喜」一名的對應字仍是“Sadāprarudita”，但對此一梵語複合詞做如下之拆解，即“sadā”與“aparudita”的複合，其字面上之意思為「常不哭啼」，此中「不哭啼」或許被法賢進一步地詮釋為「歡喜」。類似的複合詞拆解方式，可見於《法華經》中「常不輕」<sup>42</sup>（Sadāparibhūta）<sup>43</sup>菩薩一名的複合詞拆解。此例中，依鳩摩羅什的翻譯「常不輕」，“sadāparibhūta”被理解為“sadā”與“aparibhūta”的複合。<sup>44</sup>

## 五、結語

在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啼哭」在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中有了與《阿含經》不同的意涵。依據《大智度論》的闡釋，常啼菩薩的「啼哭」並非完全是煩惱相，而是具「悲心」的一種表現。某種程度上，這表示了大乘佛教對「啼哭」有了更寬廣的詮釋，亦即賦與「啼哭」正面、積極的元素。此外，從敘事學的角度中，我們可以看到故事背後所透露出的修行要素——心之專注的培養與聽聞、思惟教法。在比對的觀察與討論中，我們發現《道行般若經》及《大明度經》所載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中有些敘述內容並不見於其他般若經所載之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中；然而在《大智度論》的注釋文字中卻出現相類似的文字敘述。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暗示了《大智度論》之作者可能聽過或者片斷地聽過與現存於《道行般若經》及《大明度經》這一版

<sup>42</sup> 參見 T 9 no. 262 p. 50b23。

<sup>43</sup> 參見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eds. Kern and Nanjō 1908–1912) 375.1–385.6;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eds. Wogihara and Tsuchida 1934) 318.1–326.4;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ed. Dutt 1953) 251–258;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ed. Vaidya 1960) 224.2–228.28。

此中，有學者指出，經典中之 Sadāprarudita 與 Sadāpari-bhūta 有著共通的或類似的一些特質。例如 Lancaster (1974b: 83) 發現，不謹二位菩薩之名字的梵語拼寫相類似，其所處國度之佛名之梵語拼寫形式亦非常雷同，如在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中，常啼 (Sadāprarudita) 菩薩所處國度之佛名為 Bhīṣmagarjitanir-ghoṣasvara，而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ūtra* 中，常不輕 (Sadāparibhūta) 菩薩所處國度之佛名為 Bhīṣmagarjitasvararāja。此外，Lancaster 亦指稱常不輕菩薩是常啼菩薩在《法華經》中的「對應人物」(conterpart)。Edgerton (1953: s.v. sadāparibhūta) 依據經典中的描述，則認為二者是同一個人。

<sup>44</sup> 此中，有一不同之處，即“aparibhūta”僅被單純地依字面上的意思譯為「不輕」，即不輕視他人之意；換言之，“aparibhūta”一詞在這個例子中並沒有被進一步以正面的函義詮釋為「尊重」或與此相當的語詞。

本相當的常啼菩薩求法故事。在探討故事中之主人翁的名字翻譯過程中，我們發現了在佛典漢譯過程中的一些現象。在《大明度經》中，常啼菩薩的名字被譯為「普慈」，與現存梵本所對應的“*sadāprarudita*”一語的意思差距頗大。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發現譯者在翻譯菩薩之名字時，有可能會跳脫原語本身的詞語定義而給與另一種符合菩薩之人格特質的翻譯。《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中「常啼」菩薩的名字被譯為「常歡喜」，這一譯語可以說恰恰與“*sadāprarudita*”一語的意思完全相反。此一情況有可能是因為漢譯者法賢將“*sadāprarudita*”一詞拆解為“*sadā*”與“*aprarudita*”的複合詞。另一種可能則是「常歡喜」之譯語其對應之底本用字並非“*sadāprarudita*”，而是讀音相近而意為「常歡喜」的某個字，如“*sadāpramada*”或“*sadāpramudita*”。此現象提示了漢譯佛典的原語底本在傳誦或傳抄過程中某些字因為發音相近而發生異讀的情形。<sup>45</sup>

<sup>45</sup> 上述之情況，令筆者想起另一個相類似的情形。在鳩摩羅什所譯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T 8 no. 223）中，「菩薩位」一語在梵本《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中所對應之語詞有二種拼寫形式，一為“*bodhisattva-niyāma*”，另一為“*bodhisattva-nyāma*”。在玄奘所譯的《大般若經》中，以相當於梵本《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之第二會（T 7 no. 220）為例，對應之譯語為「菩薩正性離生」。Franklin Edgerton 在其《佛教混合梵語文法》（*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之文法第 3.106 條中特別注意到“*nyāma*”與“*niyāma*”的關係，並提到應與文法第 3.112 條的內容一起閱讀比較。在這二條文法的說明中，Franklin Edgerton 認為“*nyāma*”應是從“*niyāma*”所衍申而來的，這樣的變化是一種梵語化過了頭而除去歷史上已存在於 *n*-與-*y* 間之母音-*i*的結果。其言下之意，即認為有些佛經典籍的編訂者當看到 *niyāma* 一詞時，認為這是一個「中古印度-雅利安語」（Middle Indo-Aryan languages）的詞彙形式，而其中的母音-*i*是一種「增音」（epenthesis）而被插入在 *n*-與-*y* 之間，當在佛典梵語化的過程中，-*i*被編訂者除去以滿足標準梵語的形式，因而形成“*nyāma*”的拼寫形式。此中所謂的「過度梵語化」，意即佛典的編訂者將原本已是標準梵語的“*niyāma*”（即從 *ni-√yam* 所形成的名詞），誤認為是一個「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的拼寫形式，並認為其對應的標準梵語拼寫形式應為“*nyāma*”，因此移除了-*i*這個母音。此即其所說的「過度梵語化地略去歷史上已存在的於兩子音之間的 *i*」（hyper-Sanskritic dropping of a historic interconsonantal *i*）。如果 Franklin Edgerton 的觀察與推論是正確的，則玄奘大師譯作中的「離生」（*nyāma*）一語則是一種佛典梵語化後對原來是“*niyāma*”之語詞的一種後起理解方式。上述討論中所提及的「增音」，梵語術語作“*svarabhakti*”，巴利語作“*sarabhatti*”。相關之說明，參見 Geiger（1943: 21–22, §29）及《佛教混合梵語文法》（*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文法規則§ 3.98–114。

附錄：現存含常啼菩薩求法故事之諸《般若經》

- (1)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梵本《八千般若波羅蜜多》)
  - ch. 30 Sadāprarudita: ed. Mitra 1988: 481ff.; ed. Wogihara 1932–1935: 927ff.; ed. Vaidya 1960: 238ff.
  - ch. 31 Dharmodgata: ed. Mitra 1988: 512ff.; ed. Wogihara 1932–1935: 963ff.; ed. Vaidya 1960: 253ff.
- (2) *Sh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brgyad stong-pa*. (藏譯本《八千般若波羅蜜多》，Peking ed. No. 734)
  - ch. 30 rTag-tu-ngu (〈常啼[品]〉) : pp. 283bff.
  - ch. 31 Chos-'phags (〈法上[品]〉) : pp. 302aff.
- (3) 《道行般若經》(T 8 no. 224)
  - ch. 28 〈薩陀波倫菩薩品〉, pp. 470c20ff.
  - ch. 29 〈曇無竭菩薩品〉, pp. 474b7ff.
- (4) 《大明度經》(T 8 no. 225)
  - ch. 28 〈普慈闍士品〉, pp. 503c20ff.
  - ch. 29 〈法來闍士品〉, pp. 505c25ff.
- (5)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T 8 no. 227)
  - ch. 27 〈薩陀波崙品〉, pp. 580a23ff.
  - ch. 28 〈曇無竭品〉, pp. 584, a21ff.
- (6) 《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T 8 no. 228)
  - ch. 30 〈常啼菩薩品〉, pp. 668a21ff.
  - ch. 31 〈法上菩薩品〉, pp. 673c23ff.
- (7) *Sh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khri-brgyad stong-pa*. (藏譯《一萬八千般若波羅蜜多》，Peking ed. No. 732)
  - ch. 85 rTag-tu-ngu (〈常啼[品]〉) : pp. 199aff.
  - ch. 86 Chos-'phags (〈法上[品]〉) : pp. 215aff.
- (8) 《放光般若經》(T 8 no. 221)
  - ch. 88 〈薩陀波倫品〉, pp. 141b19ff.
  - ch. 89 〈法上品〉, pp. 145a11ff.

- (9) *Shes-rab-kyi pha-rol-tu phyin-pa stong-phrag nyi-shu lnga-pa*. (藏譯  
《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多》, Peking ed. No. 731)  
ch. 73 Byang-chub sems-dpa' rtag-par rab-tu ngu-bas ting-nge-'dsin-  
gyi sgo-mang-po thob pa (〈常啼菩薩入諸三昧門[品]〉): pp.  
254bff.  
ch. 74 rTag-par rab-tu ngu-pa (〈常啼[品]〉): pp. 262aff.  
ch. 75 Chos-kyis 'phags-pa (〈法上[品]〉): pp. 272aff.
- (1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T 8 no. 223)  
ch. 88 〈常啼品〉, pp. 416a24ff.  
ch. 89 〈法尚品〉, pp. 421b26ff.
- (11) 《大般若經》初會(T 220 (1))  
ch. 77 〈常啼菩薩品〉, pp. 1059a16ff.  
ch. 78 〈法涌菩薩品〉, pp. 1067b15ff.

## 參考書目

###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大正新脩大藏經》與《卍新纂續藏經》的資料引用是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電子佛典集成 2011 版光碟。

- 《雜阿含經》。CBETA, T2, no. 99。  
《六度集經》。CBETA, T3, no. 152。  
《大般若經》初會。CBETA, T5–T6, no. 220。  
《放光般若經》。CBETA, T8, no. 221，第 221 號。  
《光讚經》。CBETA, T8, no. 222（殘本）。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8, no. 223。  
《道行般若經》。CBETA, T8, no. 224。  
《大明度經》。CBETA, T8, no. 225。  
《摩訶般若鈔經》。CBETA, T8, no. 226（殘本）。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8, no. 227。  
《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CBETA, T8, no. 228。  
《妙法蓮華經》。CBETA, T9, no. 262。  
《大智度論》。CBETA, T25, no. 1509。  
《開元釋教錄》。CBETA, T55, no. 2154。  
《大中祥符法寶錄》。《金版大藏經》冊 111，趙安仁、楊億等編。

### 中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沈尧（1990）。〈《弥勒会见记》形态辨析〉。《戏剧艺术》1990（2）：4–12。
- 宗玉嫩（2007）。〈從〈空品〉看《寶德藏經》與《般若波羅蜜經》的關係〉。《圓光佛學學報》12。頁 43-76。
- （2009）。〈《寶德藏經》與《般若波羅蜜經》關係探微：以第一品為中心〉。《圓光佛學學報》14。頁 41-76。

- (2010)。〈論雲居寺漢譯《寶德藏經》的翻譯底本問題：以第一品為討論中心〉。《圓光佛學學報》16。頁 83-105。
- 季羨林 (1995)。〈論梵文本《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收錄於《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原載於《文化：中國與世界》（第四輯），1988 年）。
- (1995)。〈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兼評美國梵文學者弗蘭克林·愛哲頓的方法論〉。《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原載於《語言研究》，1958 年，第 1 期）。

### 外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Allon, Mark and Richard Salomon. 2010.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a in Early Gandhāra." *The Eastern Buddhist* 41.1: 1–22.
- Barrett, T. H. 1992. "Ji Xianlin on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Buddhism." *Indo-Iranian Journal* 35. 2–3: 83–93.
- Beyer, Stephan. 1977. "Notes on the Vision Quest in Early Mahāyāna." In *Pr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s: Studies in Honor of Edward Conze*, ed. Lewis Lancaster, 329–340. Berkeley: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Group in Buddhist Studies, and the Center for South &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 Bodhi.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 Brough, John. 1954. "The Languag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6.2: 351–375.
- Burnouf, Eugène. 1844.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uddhisme indien*.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 Campbell, Joseph. 1949.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ngtzu. 2012. “The Story of Sadāprarudita in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m.” In Peter Skilling and Justin McDaniel eds., *Buddhist Narrative in Asia and Beyond: In Honour of HRH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n her Fifty-Fifth Birth Anniversary* (vol. 2), 1–28.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 Coblin, Weldon South.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Conze, Edward. 1952.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4.2: 251–262.
- trans. 1973.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in Eight Thousand Lines & Its Verse Summary*. San Francisco: Four Seasons Foundation.
- 1978.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2nd ed.). Tokyo: The Reiyukai.
- Dutt, Nalinaksha ed. 1953.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m: With N.D. Mironov’s Readings from Central Asian Mss.*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 Edgerton, Franklin. 1953.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2 vo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alk, Harry. 2011. “The ‘Split’ Collection of Kharoṣṭhī Texts.”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14: 13–23.
- Falk, Harry and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静志. 2012. “A First-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 Parivarta 1 (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1).”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15: 19–61.
- 2013. “A First-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parivarta 5.”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16: 97–169.
- Geiger, Wilhelm Ludwig, trans. into English by Batakrishna Ghosh. 1943. *Pāli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 Harrison, Paul. 1978. “*Buddhānusmṛti* in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6.1: 35–57.
- 1990. *The Samādhi of Direct Encounter with the Buddhas of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 with Several Appendice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Text*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Monograph Series V).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 1995.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the Mahāyāna: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The Eastern Buddhist* 28.1: 48–69.
-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靜志 ed. 2010. *Dōgyō Hannyakyō shiten* 道行般若經詞典 [A Glossary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 ed. 2011. *Dōgyō Hannyakyō kōchū* 道行般若經校注 [A Critical Edition of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 2013a. “Was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Compiled in Gandhāra in Gāndhārī?”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16: 171–188.
- 2013b. “On the ‘Missing’ Portion in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16: 189–192.
- 2013c.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of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nslations by Lokakṣema and Zhi Qian.”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16: 273–288.

- Kern, Hendrik and Nanjō Bunyū 南条文雄 eds. 1908–1912.  
*Saddharmapūṇḍarīka*. St.-Petersbourg: L’Impr.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 Kimura Takayasu 木村高尉 ed. 1986.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I–III.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 1990.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 1992.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 2006.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VI–VIII.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 2007.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1.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 2009.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2.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 Lancaster, Lewis R. 1968. *An Analysis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 1969.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Aṣṭasāhasrikā-prajñā-pāramitā-*  
*sātra* attributed to Chih Ch’ien 支謙.”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28: 246–257.
- 1974a. “An Early Mahāyāna Sermon about the Body of the Buddha and  
 the Making of Images.” *Artibus Asiae* 36.4: 287–291.
- 1974b. “The Story of a Buddhist Hero.”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2: 83–90.
- 1976. “*Samādhi* Names in Buddhist Texts.” In *Malalase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ed. O. Wijesekera, 196–202. Colombo:  
 Malalasekera Commemoration Volume Editorial Committee.
- Malalasekera, G. P. 1937–1938. *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54.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 Day and Co.
- Moir-Bussy, Ann. 2010. “Tara.” In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and Religion* (vol. 2), eds. David Adams Leeming, Kathryn Madden, Stanton Marlan, 900–901. New York: Springer.
- Nattier, Jan. 1991. *Once upon a Future Time: 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Berkeley, CA: Asian Humanities Press.
- 2000. “The Realm of Akṣobhya: A Missing Piece in the History of Pure Land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3.1: 71–102.
- 2003. *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Ugraparipṛcchā)*.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2004a. “Akṣobhya.” In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1), ed. Robert E. Buswell, 13.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 2004b. “Decline of the Dharma.” In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1), ed. Robert E. Buswell, 210–213.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 2006. “The Names of Amitābha/Amitāyus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1).”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9: 183–199.
- 2008a.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東漢 and Three Kingdoms 三國 Periods*.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 2008b, 2010. “Who Produced the *Da mingdu jing* 大百度經 (T225)?”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1.1–2: 295–337.
- Norman, K. R. 2006. “Buddhism and Writing.” In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2nd ed.), 99–121. Lancaster: The Pali Text Society.
- Ohnuma, Reiko. 2007. *Head, Eyes, Flesh, and Blood: Giving Away the Body in Indian Buddhist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Okada Mamiko 岡田真美子. 1995. “Chi no husemono (3): Sadāprarudita (jōtei) bosatsu densetsu” 血の布施物語 (3): Sadāprarudita (常啼) 菩薩伝説 [Stories on Blood Sacrifice (3): The Legend of the Bodhisattva Sadāprarudita]. *Kōbejoshi daigaku kyōikugakushōgakukenkyū lonbunshū* 神戸女子大学教育学諸学研究論文集 [Journal of Kobe Women’s University for Educational Sciences] 9: 143–155.
- Osto, Douglas. 2008. *Power, Wealth and Women in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Gaṇḍavyūha-sūtra*. Oxford: Routledge.
- . 2009. “The Supreme Array Scriptur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tle ‘Gaṇḍavyūha-sūtr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37.3: 273–290.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1.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 Ruegg, David Seyfort. 1999. “A New Publication on the Date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Buddha’s Decease (*nirvāṇa*): A Review Articl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2.1: 82–87.
- . 2000. “On the Expressions *chandaso āropema*, *āyataka gītassara*, *sarabhañña* and *ārṣa* as Applied to the ‘Word of the Buddha’.” In Ryutaro Tsuchida and Albrecht Wezler, eds., *Harānandalaharī*.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inoru Hara on his Seventeenth Birthday, pp. 283–306. Reinbek: Verlag für Orientalistische Fachpublikationen.
- Saigusa Mitsuyoshi 三枝充憲. 1981. “Gaisetsu: bosatsu, haramitsu” 概説: ボサツ、ハラミツ [A Synopsis: Bodhisattva, *Pāramitā*]. In *Daijō bukkyō to wa nani ka* 大乘仏教とは何か [What is Mahāyāna Buddhism?], ed. Hirakawa Akira 平川彰, 90–152. Tokyo: Shunjūsha.
- . 1983. “*Hannyakyō no seiritsu*” 般若経の成立 [The Formation of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s*]. In *Hannya shisō* 般若思想 [*Prajñāpāramitā Thought*], ed. Hirakawa Akira 平川彰, 88–122. Tokyo: Shunjūsha.
- Salomon, Richard. 1997.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Some 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Recently Acquir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7.2: 355–358.

- 1999. *Ancient Buddhist scrolls from Gandhāra: 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2008. *Two Gāndhārī Manuscripts of the Songs of Lake Anavatapta (Anavatapta-gāthā):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 1 and Senior Scroll 1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Schopen, Gregory. 1975. “The phrase ‘*sa pṛthivīpradeśas caityabhūto bhavet*’ in the Vajracchedikā: Notes on the Cult of the Book in Mahāyāna.” *Indo-Iranian Journal* 17: 147–181.
- Shiomi Tetsudō 鹽見徹堂. 1933. “*Hannyakyō no genkei ni tsuite*” 般若經の原形に就いて [On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s*]. *Shūkyō kenkyū* 宗教研究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10.6: 102–120.
- Shōgaito Masahiro 庄垣内正弘. 1995a. “Uigurubun ‘Sadāpurarudita bosatsu to Darumōdogata bosatsu no mono’ no naiyō kōsei ni tsuite (1)” ウイグル文「サダープラルディタ菩薩とダルモ-ドガタ菩薩の物語」の内容構成について(1) [On the Content of the “Story of Sadāprarudita and Dharmodgata Bodhisattva” (1)]. *Kōbe gaidai ronsō* 神戸外大論叢 [The Kobe City University Journal] 46.3: 1–18.
- 1995b. “Uigurubun ‘Sadāpurarudeita bosatsu to Darumōdogata bosatsu no mono’ no naiyō kōsei nitsuite (2)” ウイグル文「サダ-プラルディタ菩薩とダルモ-ドガタ菩薩の物語」の内容構成について(2) [On the Content of the “Story of Sadāprarudita and Dharmodgata Bodhisattva” (2)]. *Kōbe gaidai ronsō* 神戸外大論叢 [The Kobe City University Journal] 46.5: 1–12.
- Soothill, William Edward. 1987. *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 London: Curzon Press.
- Strong, John. 1983. *The Legend of King Aśok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Aśokāvadā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aidya, P. L., ed. 1958. *Avadāna-śatakam*.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 1960. *Gaṇḍavyūhasūtram*.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 1960.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m*.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 Wogihara Unrai 荻原雲來 ed. 1932–1935. *Abhisamayālaṃkāṛālokā Prajñāpāramitā-vyākhyā (Commentary on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Together with the Text Commented on)*. Tokyo: The Tōyō Bunko.
- Wogihara Unrai 荻原雲來 and Tsuchida Katsuya 土田勝弥 eds. 1934–1935.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m: Romanized and Revised Text*. Tokyo: The Seigo Kenkyūkai.
- Yamabe Nobuyoshi 山部能宜. 1999a.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Yogalehrbuch’ for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 Meditation Texts. *Bukkyō bunka* 仏教文化 [Buddhist Culture] 9: 1–74.
- 1999b. “*The Sūtra on the Ocean-Like Samādhi of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uddha*”: *The Interfusion of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ultures in Central Asia as Reflected in a Fifth Century Apocryphal Sūtr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 Yuyama Akira 湯山明 ed. 1976. *Prajñā-pāramitā-ratna-guṇa-saṃcaya-gāthā: Sanskrit Recension 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ürcher, Erich. 1959.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2 vols. Leiden: E. J. Brill.

# Notes 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of Sadāprarudita (Part 1): Sadāprarudita

Shi Chang-tzu

Lecturer, Fuyan Buddhist Institute

## Abstract

This essay on the story of Sadāprarudita focusses on the meanings behind the characters. The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from an analysis of their names and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appear in the story. This analysis also reveals some interesting phenomena concern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canonical text over time. To broaden the analysis, it is also worthwhile looking at the stor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narratology, the etym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am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found in commentaries. This series of papers begins with looking at the protagonist, Sadāprarudita (lit. “always weep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several significant findings, one of which is that weeping to a certain extent is endowed with positive elements in Mahāyāna Buddhism.

**Keywords:** Sadāprarudita; Prajñāpāramitā; Buddhist narrative literature